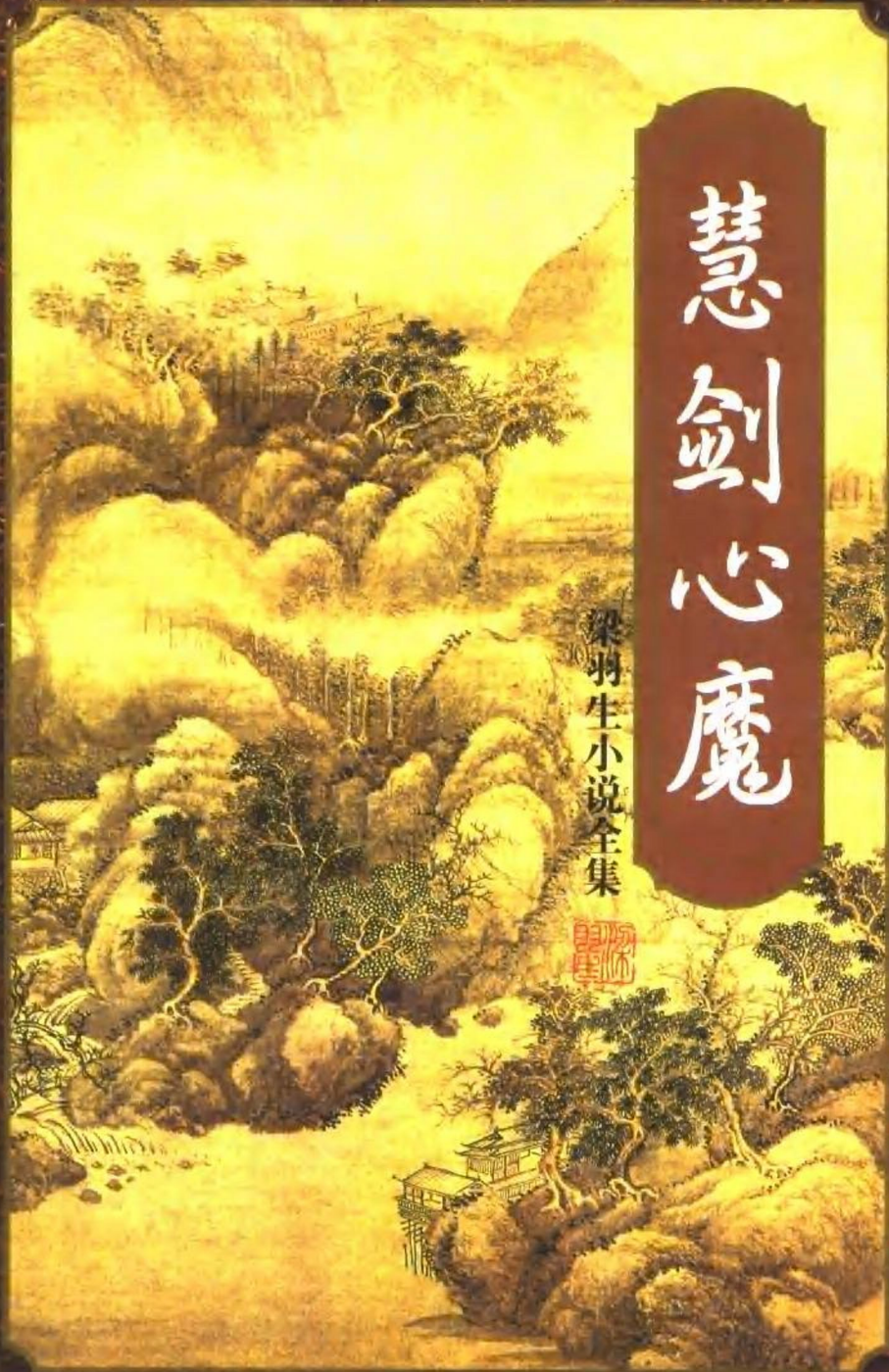


慧劍心魔

梁羽生小說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慧剑心魔 下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8)

ISBN 7-80521-631-2

I. 慧...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州购书中心经销

(广州市天河路 123 号, 邮编: 510620)

广东省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26.125 印张 626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1.6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梁羽生小说全集

慧剑心魔(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慧剑心魔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7)

ISBN 7-80521-631-2

I. 慧...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 录 (上)

第一回	花环织就怜新好 竹马骑来忆旧情	1
第二回	铁盾银钩惊恶梦 白云苍狗说前因	18
第三回	焚琴煮鹤情何忍 掘宝怀珍意自伤	37
第四回	冰雪仙姿消侠气 风雷手笔写雄图	51
第五回	深情岂料招奇变 藏宝原来是祸胎	68
第六回	堪嗟蜗角争蛮触 欲向刀头舐血腥	86
第七回	一生遗恨萧墙祸 万里追踪玉女痴	105
第八回	排难解纷来侠士 驱车护宝走江湖	120
第九回	大盗横刀图劫宝 娇娃谈笑戏群豪	135
第十回	有心比武求佳婿 不料飞骑遇寇兵	151
第十一回	千军辟易夸豪杰 长夜筹谋访故交	170

第十二回	夜探重衙遭暗算 火焚节署伏高人	187
第十三回	几许少年称闯将 敢凭一剑斗魔头	202
第十四回	龙泉出匣逢强敌 荒谷驱车押宝来	220
第十五回	终须正气消邪气 岂只魔高道更高	238
第十六回	何来胡虏欺豪杰 岂有英雄惧寇仇	259
第十七回	有胆识夸小豪杰 无情剑逐大魔头	272
第十八回	岂惜芳馨遗远者 只伤夜气压重楼	289
第十九回	情窦初开怜玉女 杀机潜伏遇强人	308
第二十回	诡计沉舟谋好汉 轻功绝技渡长江	326
第二十一回	娥眉善妒须挥剑 旧侣重逢作解铃	341
第二十二回	同仇敌忾前嫌释 报怨惩凶怪侠来	360
第二十三回	虎斗龙争骇众目 萍因絮果感双心	374
第二十四回	欲收鹬蚌相争利 不怕熊罴气自豪	394

目 录 (下)

第二十五回	英雄肝胆须挥剑 儿女柔情合一心	411
第二十六回	惘惘余情随逝水 空空妙手解恩仇	429
第二十七回	知谁是中流砥柱 问几时大海澄清	445
第二十八回	堪叹世途多势利 却伤巨室少亲谊	463
第二十九回	仗义拔刀维正气 盗名欺世愧亲谊	480
第三十回	病中出走情可忍 心事谁知意自怜	495
第三十一回	喜得神医退群盗 却伤怨女数行书	514
第三十二回	异国情鸳同患难 中原豪杰共恩仇	531
第三十三回	欲避强胡非善策 终须豪杰逐狼兵	549
第三十四回	喜见英雄能伏虎 惊闻女主陷魔宫	567
第三十五回	气壮山河驱暴虏 光辉日月颂英雄	583

第三十六回	大野鏖兵戈指日 深宫血战剑如虹	606
第三十七回	兵火浮家豪杰恨 金风送爽义师来	620
第三十八回	何用参禅坚定力 但凭慧剑斩心魔	640
第三十九回	伏虎驱狼寒敌胆 冲锋陷阵显神威	656
第四十回	凯歌欢奏妖氛净 穷寇潜逃祸患多	673
第四十一回	卷地胡尘遮日月 干云豪气起幽燕	690
第四十二回	从来百姓真无敌 试论英雄孰最强	709
第四十三回	碌碌风尘寻弱女 惺惺相惜结亲家	725
第四十四回	力拼胡强豪杰胆 心伤焦土女儿情	741
第四十五回	羞颜愧饮英雄酒 脱险难酬侠士恩	761
第四十六回	仗义何堪遭折辱 铸情无计愿偕逃	777
第四十七回	神剑施剑寒敌胆 将军一怒反幽州	794
第四十八回	尽扫妖氛驱暴虏 还须慧剑斩心魔	814

第一回 花环织就怜新好 竹马骑来忆旧情

天高云淡，骏马嘶鸣。一个晴朗的秋日，伏牛山下，出现了一人一骑，仆仆风尘，匆匆赶路。

伏牛山脉像一条蜿蜒数百里的长蛇，在河南中州的黄土平原上，自西向东，迤迤而来，而这一人一骑，则是自东向西，疾驰而去。

这人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人正英年，马是骏马，天是晴天，但可惜他的心情却是落寞之极。眉宇之间隐有重忧，掩盖了他本来的英气，和这晴朗的天气也极不谐和。伏牛山千峰万壑，在山下远远的望上去只见雾气迷漫，但在这少年的心中，却似看见了万马千军，在山谷之中骤驰。

五年之前，在这伏牛山上，曾有天下英豪聚会，推举了铁摩勒做绿林盟主。当年这少年还是个无知的童子，但也曾随父母参与了这次盛会。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但对伏牛山与这少年来说，已是经历了太多的变化。伏牛山上的英雄早已风流云散，而这少年亦已是父母双亡了！

这少年几次想拨转马头，上山探望，但终于还是欲行又止。他翘首云山，心中叹气，暗自想道：“铁叔叔不知是否还在山上？那次大会之后，惊动朝廷，曾派了中州、平卢两节度使的兵马围袭，听说各路英豪都已分散了。但这山上本来还有个山寨，根

基巩固，官军退后，他们不会回来吗？嗯，铁叔叔对我极好，我路过此山，理应去探望他的消息，唉，可是，可是——”他蓦地想起母亲临终的吩咐：“我不准你为我报仇，你对别人，只能说我是病死的。铁摩勒是绿林盟主，是我和你爹爹最好的朋友，但这件事情，你可千万别想去倚仗他！我要你遵守我的吩咐，对他也不例外！你最好过了几年，再去见他。”

那少年想至此处，眼泪潸然而下，心中则是大惑不解。他母亲叮嘱了他之后，已是一瞑不视，他根本就来不及问原因。可是尽管他心中疑惑，他母亲临死的叮咛，他又岂敢不从？“唉，即使铁叔叔是在山上，我既不想向他说谎，那也就无谓去见他了。”

这少年正自心烦意乱，忽听得马铃声响，对面也有两骑马跑来，骑者乃是一男一女，男的大约和他差不多年纪，也是十六七岁模样；女的更是年轻，看来只有十四五岁，稚气未消，梳着两条辫子，结上红绳，马跑得快，她那两条辫子随风摇摆，晃呀晃的，也似流星般飞快，十分有趣，把这小姑娘也衬得更为俏丽婀娜。

这少年呆了一呆，一双眼睛跟着这个小姑娘，看得出了神。说时迟，那时快，这两匹坐骑已是从他身旁驰过。那小姑娘发现了他的神态，似乎很不高兴，噘起小嘴，向他白了一眼。

这少年瞿然一省，那两骑马已过去了十数丈之遥，隐隐听得那小姑娘道：“哥哥，你的脾气倒好。哼，要是碰上了我的师父，不把他的眼珠剜掉才怪！”做哥哥的道：“你师父脾气也并不坏呀。”

那小姑娘道：“不坏，你知道她少年时候的故事么？”两兄妹刚说到这里，只听得蹄声得得，却原来是这少年拨转马头，又向着他们追来了。

那小姑娘柳眉一竖，蓦地勒住坐骑，喝道：“你这人是干什

么的？”那少年道：“我，我……哦，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赶路的。”那小姑娘道：“赶路的？哼，那你为什么又跑回来？”那少年道：“这个，这个，我、我是……”不知他是被这小姑娘的神气吓着了还是别有心事，期期艾艾，竟是好半天说不出一个道理。少女的哥哥也觉得这少年行动荒唐，前言不对后语。

那小姑娘冷笑道：“赶路的？你分明是想跟踪我们，一定是个坏人！你当我们是好欺负的么？快滚！”

这少年也有点着恼！说道：“这条路又不是你的，我喜欢回来便回来，难道一定要告诉你什么原因么？”心里想道：“这小姑娘怎的这样凶？只怕我当真是认错人了。”

话犹未了，那小姑娘蓦地把手一扬，一口光闪闪的匕首已是向他飞来，喝道：“我叫你滚，你就要滚！”

这少年一个蹬里藏身，唰的一鞭便卷过去，只听得“嚓”的一声，匕首擦着马鞍飞过，立即给这少年的马鞭打落。但这少年看了飞刀的来势，也已知道那小姑娘不在伤人，而在吓他。

那小姑娘十分好胜，飞刀给他打落，更是生气，怒道：“好呀，我就与你较量，较量！”一扬手，这次是三柄匕首同时发出，既要伤人又要伤马了！

这少年不怕飞刀，却怕伤了坐骑，小姑娘的飞刀来得快，他的反应也是灵敏之极，那一边飞刀出手，这一边身子离鞍，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飞刀尚在半空，这少年已跳起来，挡在前头把飞刀打落了！他纵身离鞍，拔剑削刀，翻身落地，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那小姑娘的哥哥也不禁赞了一个“好”字。

那小姑娘跳下马来，冷笑说道：“你要在我面前炫耀剑法？好，我就与你比比剑法！”少年心里想道：“你用飞刀打来，我岂能不拔剑抵御？怎说得上是炫耀了？”可是那小姑娘明晃晃的剑锋已刺了到来，根本就不容他争辩。

这少年受了委屈，也不禁有点生气，心道：“看你是个黄毛

丫头，我不能与你一般见识。但你意态大骄，却也不能不让你知道一点厉害。”当下横剑一封，力透剑尖，意欲将那小姑娘的兵刃削断。

岂知那小姑娘的剑法奇诡绝伦，她本来是平胸刺来的，剑到中途，突然一变，倏地就从这少年意料不到的方位，指向他的“空门”。少年吃了一惊，百忙中一个“盘龙绕步”，长剑圈了一道圆弧，护着空门，这才解了小姑娘的那一招。

那小姑娘得理不饶人，攻势一发，登时有如抽丝剥茧，连绵不断。剑法是阴柔一路，但柔中带刚，虚虚实实，分外难防。

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那小姑娘的厉害，心道：“我只道以我家传的武功，已足以与江湖高手角逐，哪知一个小姑娘也这么厉害！嗯，我若是连一个小姑娘也打不过，还说什么闯荡江湖？”到了此时，他哪里还敢有丝毫轻敌之心，只好打起精神，把那小姑娘当作平等的对手看待，认真对付了。

饶是如此，他也是只有招架之功。论功力他是比那小姑娘高强，但那小姑娘的剑招完全不依常轨，瞬息百变。那些招数，这少年连见也没见过，对方又是比他年小的女孩子，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因此，就难免有点心慌。

激战中，那小姑娘喝声：“撒剑！”指东打西，唰的一剑刺他手腕，少年一甩手腕，“嗤”的一声，衣袖削去了一截，但总算他还躲闪得快，剑并没有脱手。

少年吃了大亏，满面通红，蓦地也喝声：“撒剑！”身形倏起，俨如巨鹰扑兔，向那小姑娘凌空抓下。小姑娘也未曾见过如此厉害的掌法，大吃一惊，陡然间，只觉手腕一麻，青钢剑已给那少年打落。

那少女的哥哥叫道：“手下留情！”身形一起，捷如飞鸟，“砰”的与那少年对了一掌，那少年接连退了四五步才站立得稳。那少女的哥哥却只是退了三步。

少年大吃一惊，不但是因为这少女的哥哥武功比他高强，而且因为对方那雄浑的掌力似是他从前见过的一种功夫，一惊之下，失声叫道：“你，你是——”

那少女的哥哥已抢先说道：“你可是展大哥？小弟铁铮。”

那少年又惊又喜，连忙说道：“我正是展伯承。这位想必是令妹铁凝了？哎呀，我冒犯了你们兄妹，真是不好意思！”

原来铁铮、铁凝正是铁摩勒的子女，展伯承的父亲是展元修，母亲是王燕羽，他的父母和铁摩勒是最要好的朋友。展伯承十二岁那年，随父母第一次来到伏牛山谒见铁摩勒，恰巧碰上绿林大会，铁摩勒就是在那次绿林大会中被推为盟主的。

展伯承第二次上伏牛山，是随父母来喝段克邪的喜酒，先后两次，他在山寨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铁铮兄妹作伴，每日练习武功。段克邪的婚事过后，铁摩勒要他的一子一女，各自拜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师嫂辛芷姑为师，空空儿夫妇带了徒弟云游四海，自此之后，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铁铮比展伯承小一岁，今年十六；铁凝则比他小三岁，今年只有十四。一别五年，当年的小孩子都长大了。少年时期，发育得快，身材体态和五年前差异极大，尤其铁凝，五年前是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比展伯承矮一个头有多，如今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比展伯承也矮不了多少了。所以展伯承刚才与他们相遇，虽然觉得似曾相识，却是不敢相认。

不过，他们当年曾一同练过武功，到了展伯承用家传的“五禽掌”法夺铁凝宝剑的时候，铁铮就知道是他了。铁铮也就用出当年与他练过的铁家“飞龙掌”与他对了一掌。但铁凝与他交手的时候，用的却是辛芷姑所授的剑法，那是展伯承所未见过的。

青梅竹马的朋友意外相逢，大家都是十分欢喜。铁凝颇有父风，是一个豪爽的小姑娘，听了展伯承的话，便笑起来道：

“这不怪你，你想必已有几分怀疑是我，想认又不敢认，这才跟上来的。我才真是不好意思呢！我以为你是个轻薄少年，盯我的梢的。嘿嘿，哈哈，你不怪我么？”

铁凝的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不怎么懂得害羞。她的师父辛芷姑本是个落拓不羁的女子，她跟了师父五年，颇受影响，心直口快，一口把展伯承的心思道破，倒把展伯承羞得个满面通红。

铁铮带笑斥道：“女孩儿家，怎的这么口没遮拦？”铁凝道：“展家哥哥又不是外人，怕什么？”

铁铮道：“虽然不是外人，你也要懂得一点礼数才对。”铁凝装模作样，对展伯承衿衽一礼，说道：“请问展哥哥是不是正在回家？我的爹爹可在山上么？”

铁铮忍俊不禁，说道：“淘气的小丫头，我叫你有礼貌，却也不必这样做作。展大哥当然是回家的，还用问么？咱们正好可以一同回去。嗯，五年不见，你的武功一定大大增进了，这次你无论如何要在山寨多留几天，咱们也好切磋切磋。”

原来在五年之前，展家是在伏牛山的前山居住的，不过伏牛山绵延数百里，从前山到铁摩勒的山寨，也还有两三天路程。铁摩勒本来在金鸡岭，后来才搬到伏牛山的，一年之后，展家却又搬走了。所以展伯承不过到过山寨两次。

展伯承黯然说道：“我的家已经没有了，我们也早已离开了伏牛山。这次我是去投奔一位世叔祖的，请恕我不能陪你们上山了。”

铁凝叫道：“什么，你们早已搬走了？我听妈说，你的爹娘和我的爹爹最是要好，我以为你们会留在山寨，帮忙我爹爹的。为什么搬走呢？这，这——”她本想说：“这不是不够义气吗？”但想到不能对长辈无礼，话到口边，吞了回去。

展伯承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我不知道。唉，要是我们不

搬，靠近山寨，也，也不至于……”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母亲临终的吩咐，不愿把家中遭遇的横祸说出来，话语也就突然中断了。

这几个大孩子都不知道，展伯承的母亲王燕羽，少年时候，曾与铁摩勒有过一段情孽牵连，后来彼此结了婚，虽说铁摩勒、展元修都是胸襟磊落，但王燕羽却总不能不有点芥蒂于怀，也总有点提防丈夫多心，因此待过了绿林大会，又喝了段克邪的喜酒之后，她就坚持要搬离伏牛山了。

铁铮比较细心，听得展伯承话中有话，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展大哥，你说什么，你的家怎么没有了？”展伯承道：“我的爹娘都已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成什么家？”说了这几句话，眼泪夺眶而出。

铁铮吃了一惊，道：“什么？伯父伯母全都死了！怎么死的？”铁凝也道：“你我的爹娘都是上下年纪，不过四十来岁。伯父伯母的身体不也是一向很好的吗？怎的一下子就死了？”

展伯承忍着心中绞痛，说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爹娘患了急症，一晚之间，便双双去了！”

铁铮道：“大哥，你刚才说，如果你们一直是留在山寨，你也许不至于父母双亡，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么说，伯父伯母之死，是不是，是不是其中……”他年纪较大，比较会用思想，想到刚才展伯承冲口而出的那一句话，不觉起了一点疑心。

展伯承强抑悲痛，说道：“其中并无隐情，只是如果我们仍在山寨，有杜公公同在一起，我爹娘患了急症，有他医治，未必便死得了。可怜我们住在穷村僻壤，有事之时，连一个草头医生都找不到。”

展伯承所说的“杜公公”乃是“金剑青囊”杜百英，此人是段克邪父亲段珪璋生前的好友，比铁摩勒长一辈，在剑术和医术上都有精湛造诣，一向辅助铁摩勒料理绿林之事。展伯承

记着母亲临终的吩咐，不愿对铁家兄妹说出他父母被害的真相，想起此人，遂临时找来了这个藉口。但他说的当时无人相助，也是实情。不过他口中说的是“医生”，用来掩饰罢了。他说到伤心之处，不觉又流下眼泪。

铁凝道：“展大哥不用悲伤，你没了家，就到山寨来吧。你我两家乃是至交，我们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了。”铁铮也道：“是呀，你的爹爹和我的爹爹是最要好的朋友，你我也是如同兄弟一般，你不要到别处了，就和我们同住吧。”

展伯承道：“多谢你们兄妹俩的好意。但我父母临终遗言，要我投奔一位世叔祖。我先到那儿住些时候，以后再来探访你们。”

铁铮道：“你这位世叔祖是——”展伯承道：“就是那位以前和我们在前山同住的褚公公。”铁铮道：“哦，原来是褚遂、褚老前辈。他也搬了家吗？”

展伯承道：“他本来不是住在伏牛山的，因为那次绿林大会在此召开，他是绿林的老前辈，故而在大会之前半年，就上山来住，协助你的爹爹。会散之后，他又搬回故里了。他住在山东靠近盘龙谷的一个山村，离此还有一千多里呢。我就是要赶到他那儿去的。”

铁铮纳罕道：“怎的你爹娘要你投奔他？你们和他的交情胜过我的爹爹吗？”

展伯承道：“话不是这么说。这位褚公公是我外公生前的八拜之交。听我妈说，三十年前，我的外公也曾作过绿林盟主的，这位褚公公既是他的义弟，又是他的副寨主，他们的交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位褚公公一向把我妈当作他的女儿，也把我当作他的孙儿看待。我妈临终言道，这位褚公公和我们是上一代的交情，咱们的爹娘是这一代的交情。妈又说，铁叔叔年壮力强，褚公公